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靳治荆較訂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厠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

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皋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頴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即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强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翀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海寧信筆皆

有新製奇詭是時惟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七八篇為君似之然君以為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為當世所倚伏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發咸皆欲以君為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詭祁忠敏之按吳多事多盜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淡相降挹謂餘子春華矣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騎藉邑人睚眦輒多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嘲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闌及縉紳猶躬傚吏之下猥狽折扎之命君呫身揣定删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搓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徃、徃、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木○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肩○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亾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躪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

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　所精奕莫不以
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　貴贈翰林院編修
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
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
人曰濬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同　四康熙壬戌進士
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　壻曰潘江曰蔣
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顏癸未進士行人曰顏
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栒闢　祚垣正渠師榑
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
咸為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撥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一見過固知鄙余為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間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泰士。後之君子。憑弔雲濤。

雪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謚莊懿曾祖鼎贈應天府通判祖宏力贈南昌知縣父爻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溢出紙外不屑蒐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摠覽特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周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闒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貴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逸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肅謁言談毋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

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瞎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與選詩讐被姓氏有徵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同李廖應名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伎、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椰蘇子瞻之烏臺詩蔡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圖。中。之。好。詩。不。滅。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鎖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沙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繼蔣氏子曰荆瀏康熙乙卯舉人曰嶽

嗣曰夢愷曰夢雅婿曰臧燾陳覓揚敏孫曰華曰如聯曰紘曰崇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冦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
之所眷哉

將經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嵜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吸拏。穿透四溢。必畢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寃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蓀將經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皆贈叅政父

溯四川按察使姚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閾者歎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輟讀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林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被擄洩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潮城放刼將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有號泣之究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並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持此以遐壁

主伊君事業不辦致也故雖既是入先師廟伐鼓勵
哭脈中服焚於庭洗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亾矣一日不
知所往留書几上曰見背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
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髮爲頭陀從此蹤
跡不定或雪夜赤脚逐數十里偃卧冰上或虆其所
著書掛於項登濺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
探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
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歿年四十九
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下發憤痛哭踏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以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夔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路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閒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孫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縣碓甲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銓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倣扶斂柴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爻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封庶常桓野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趙王曾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烱迹門樹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蓏作蓐廢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譏身節用嘗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楔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悵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與字伯羨別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豨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甕下課子躬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能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藝文之遴於祖也又二年而孫汝成[illegible]
詩偕歲貢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觀[illegible]之景物
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游內能文之士輻湊
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　天
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
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厥爾習之既
久不能自逸將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怠之故
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
是非非而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
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廩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成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晉齋言以日計將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摠摠適

者化來者續乃俱陷於二百五十有九爲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爵甲子同物單昇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與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

轉趾開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拂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在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徹而府君聲光發之令子又何煩較縣事之長短乎已將瘞錫報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

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用。松沈栢瘁。爾其不盡。源淺流沛。

山西右叅政顧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淵峻號顧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戸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爭櫱之慾將屠之公不得巳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遵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戸遂奉命榷稅滸墅司卅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擬司憲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其也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月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勑之患晨起坐堂皇族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闕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彌勒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郎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游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靖州閣焚香索爐公撫以應

之曰太守埋没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床公引吏視其所卧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内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毁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厤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吏見古來亢桼之輩籧篨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搒掠必盈數

千漢不相關同此炙毋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荊草化為飲食流血化為行潦哀號化為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籍之設一荊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為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胥氏子八人象觀滁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楨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玉珮諸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浙闗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澥庠生楊斐猜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艮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詵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殺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倚欹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

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辯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藨蓘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雨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謂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遏此以徃郎屬

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為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為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太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

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毋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毋譏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層墳陞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晩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劉次利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匧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獘。刪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蟫。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

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鄞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璟璟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樸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束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

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賓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廢數百年來非熅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而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愼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啓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衆朝以君

之蒙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巳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遐遯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巳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東等數十人盡發鄉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毋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使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氷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巖露爲解道光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矜莊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尾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禀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簡客席俯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瘵郎其病時猶隱甕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撓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

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
勑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

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濶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秩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前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問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瘳而否乎銘曰

管窺[illegible]達。浸人骨髓[illegible][illegible]學。以爲[illegible][illegible]。託存性命。

其說迂徙。偕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玆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嘐碞。昊天察邪。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覗我斯誄。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毋曹宜人公幼而父毋俱亡撫於王毋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塲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充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浹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皃譟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榆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鬧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

稍示休息俾溫鄉李若巖試科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旣契淵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瘴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郎思巳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固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蕤路如杜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櫕椰元載之賬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勑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叅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遥兮其高不測。數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鑾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宼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昌也毋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寃上為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先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溪壑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縈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誥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紓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劊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賚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目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二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淸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鼎變以後子佩俟齋賁溪巍然晚出雖斜委寂寞而冥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予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汪蔡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脩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予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蓀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即如文王二公邂逅遭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予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形大呼以衒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三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峁諸生孫鳳來余與予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予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口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端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雖曰不宜
以其惟肖壁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遜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儷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谿遜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與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倣傚之而立社社余自遊非至今日之所觀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營

聱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前上陳夔獻劉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駁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迷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弘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縉澤董巽子董在中兩雅而黄大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

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闡其淵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者舉曰張夔獻挺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亦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冊周稱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若節名僧屢淹星鳥砉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亂。眞。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嘗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間一藝者莫不鑽膽而出王、客、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薦、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薦獻之所討論王舉。委。心。自。昵。公。卿。間。物。奢。川。流。顧。一。二。總。者。隔。之。清。遂。薦。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陋。巷。之。中。無。悠。悠。祿。祿。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米。鹽。瑣。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覆。察。之。命。

介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猷即才必以此厝懍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璐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璐太學生孫祥鳳麐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猷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雨併笠夜續燈聚夔猷之家鍔肺烹蛤蜆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

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
獻之亾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聲譜宮徵歲晚風柴版築無夢赤稍鯉魚
納之壅甕庸人之論謂君沉没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氷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與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藴○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皐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與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宮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閻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為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為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飡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不中則澥子珽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慶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壘傑仁菴各取其長以紸章為幽贊非一關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

困來歸欽埋無憾其有詳誤必嚴纖芥所刪貞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巳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皐亭山之顯寧任顯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闢七闢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illegible][illegible]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既闡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皐亭

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闊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做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肯雷同凡先儒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肯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爲佛也元旹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閩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叅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于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寀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處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靡遂矣元旹無少猶作寀之識見耶于四人

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埏增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鍊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奥。近理亂眞。亦豈易到。胥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葛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樾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轂縉前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轂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祖始定居於崇德祖諷父勳萬曆丁巳貢生君超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吏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轢京倉則爲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夯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個郡邑之大利大害一體行吏之爲臨時行吏慨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所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若念人之難益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當因使吾不逢衰亂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吉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役以濟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謂逝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絢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俊峻理皆諸生孫卒峻緇諸生峻紳塔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寵孫明欒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黨腐朽以利刃松耶栢耶尙以利其後亂

淇儒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儒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郎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暝有翠筠詩一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遍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棊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詠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親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即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眞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棊官其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為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尚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百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所為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為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戚暱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聯屬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産之中道心痛會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二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王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譔述故

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

京兆之毋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欽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巳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救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　旂鄙夫恐為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滄滄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介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汛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貴人甚遜不肯攘臂一　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客草太牢朝典共采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褭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殭半弘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濺燭至死不敗九也民為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摽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謂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擄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illegible]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所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畢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洗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詹王航兼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illegible]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錬然錬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為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將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束衆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厥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

四回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月繫河船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卒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王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illegible]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毋不直建國建國閧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葅之黃葉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聞有平國浙有方王秉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淬夫眶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捋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别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册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蓄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靑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遇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臯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輌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嗚之蒞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
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
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
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徵之所生救之
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
絕也余攝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
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
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
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
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
滐淵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
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
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
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
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郎以
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令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
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叅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卒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没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予指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淸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朋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喇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鈎新與

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
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
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
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
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
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
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即為軍實斬刈首馘之餘
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豪人或以借勢投
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
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濫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寧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訾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為巳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為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既為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倣府兵之

制幾何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厮養坐食租稅過征調則按圈地頭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粮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究庄頭者類多巧詐猾黠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斯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 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貫爲可惜也雖然迯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綱於前禽之失便巳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堯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嶽令介予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疎目天下並愛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塒遴字上于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煖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中執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

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歷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旐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

柳池上疎著竹樹倘佯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奇卓淸簡無俗閒鄙廝意若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隨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巳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為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

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痞共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莝歸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徬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僑居燾往問之美備詢其地亦皆茫然因哭
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闞
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
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
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
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
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
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櫬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厤母
幼弱頹垣敗壁不勝其慘闞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
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

矣貧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兎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庚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稱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于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爲錢蒿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殁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妒

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

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謚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䕃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勲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勲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葢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

予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　先忠端公入祀鄉賢晉城東數月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因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卹咸歌舞以接神沓風雲以盼鑾至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鐃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撼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數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贍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粱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斜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蕩髮光可鑒流波似鍔敘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綷縩之聲若風度塋平日

紅闌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屏拭而緞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為之銷鑠。爾乃飛梟號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塡塡。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克賦。粉于蒙遺。瀝珠槿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興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瀲艷于野田。太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皎泠泠而無烟。眛者以為神之往來。不知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儈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旴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箭。今猶古兮。